

源氏之经

镰仓战神

历史·经典·文学 超值典藏本



[日] 司马辽太郎 著 曾小瑜 译

镰仓战神

源

义

经

[日]

司马辽太郎

(著)

曾小瑜

译

历史·经典·文学 超值典藏本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YOSHITSUNE JOU by Ryotaro SHIBA

Copyright ©1968 by Midori FUKUD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68 by Bungei Shunju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idori FUKUDA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er /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YOSHITSUNE GE by Ryotaro SHIBA

Copyright ©1968 by Midori FUKUD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68 by Bungei Shunju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idori FUKUDA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er /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版权核渝字(2009)第1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源义经：镰仓战神 / [日] 司马辽太郎 著；曾小瑜 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5

ISBN 978-7-229-00617-4

I . 源… II . ①司… ②曾… III . 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6271 号

源义经

YUANYIJING

[日] 司马辽太郎 著

曾小瑜 译

出版人：罗小卫

策 划：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陈建军 陈丽

特约编辑：宋冬雪

封面设计：吉安工作室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30 字数：496千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4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导读：日本国民文学的旗手 ——司马辽太郎的人与文学

林景渊（台湾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

作家司马辽太郎 1923 年 8 月出生于大阪市浪速区西神田町。父名福田是定，他的本名是福田定一。

祖父经营糕饼业，父亲是一名开业药剂师。

司马辽太郎出生不久后，因健康欠佳，被寄养在外祖父家附近的奈良县北葛城郡。后来，他自己常提起，自己内心深处的故乡是奈良，而不是大阪。在古都的生活体验，与他后来大量撰写历史小说似乎也有关联。

七岁（1930 年）进入大阪难波盐草小学读书。小学时代似乎乏善可陈，常常与玩伴到处闹事。六年之中曾获得过“学业优秀奖”的奖状，却从未获得过“操行优良”的奖励。

十三岁（1936 年）进入私立上宫中学。前两年过着平淡的生活，从第三年开始，每天放学后顺路去市立图书馆看书，直到晚上八九点才返回家中。看书习惯一直保持到大学毕业。在这里，他看遍馆内图书，甚至认真阅读了有关钓鱼的书籍。

十八岁（1941 年）进入大阪外国语学校。作家陈舜臣早一年进入该校。此后，两人交往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司马辽太郎无法报考东京的大学（后来他曾回忆起当初希望念早稻田大学中文系），不得不在家乡念完大阪外国语学校蒙古语文学系。虽然对蒙文毫无兴趣，然而在学习的过程中他逐渐对俄国文学、《史记》中的列传产生兴趣，并且逐渐关心起中国的塞外民族来。

二十岁（1943 年），战事扩大，日本政府取消学生缓召措施，他被编入兵库县“战车第十九连队”。次年，调至中国东北陆军战车学校受训。八个

月结训，被派至牡丹江“战车第一连队”。

二十二岁（1945年）由东北经朝鲜撤退至日本国内，战争结束（8月15日）后退伍。战争体验使他认真思考“爱国”的本质、生死问题，并对日本现代化中的技术水准表示怀疑。

二十三岁（1946年）进入新日本新闻社担任记者，负责采访大学信息及宗教界新闻。

二十五岁（1948年），新日本新闻社结束经营，改入产经新闻社京都分社。

从此，一直到三十八岁（1961年）辞职为止，十三年间，他从记者做起，后来升至文化部经理、出版局副理。

进入报社之初，他打算工作到三十岁，然后辞职写小说。但执笔写作文学作品并不是那么容易（虽然同样是以“写”为职业）。

三十二岁（1955年），一位接受过采访的净土宗人士寺内大吉极力怂恿他动笔写小说，这成为他变成职业作家的契机。

三十三岁（1956年），处女作《波斯的魔术师》获“讲谈社俱乐部奖”，这也是他第一次使用笔名“司马辽太郎”。依他自己的解释，“辽”是“遥不可及”，“司马”指代《史记》作者司马迁，合起来就是“自己远不及司马迁”。

三十七岁（1960年），以日本“忍者”为背景的历史小说《枭之城》获“第四十二届直木奖”。

在日本，“直木奖”、“芥川奖”等同于小说作家的“证书”。他的获奖年龄在诸多作家之中算是比较年轻的，这也意味着他可以尽早进入职业写作的世界。

到七十二岁（1996年）去世为止，司马辽太郎创造了数目庞大的写作成果，也获得了极高的评价。1993年，他荣获日本文化界最高荣誉的“文化勋章”。

在四十岁以前就正式从事写作的司马辽太郎选择从历史中取材，开始了三个历史小说的连载：

《坂本龙马》——明治维新前后怪杰坂本龙马的故事。

《燃烧吧，剑》——描述地下组织“新选组”。

《盗国物语》——战国枭雄斋藤道三、织田信长为主角的故事。

从此，自日本平安时代遣唐使中的杰出人物空海大师（作品《空海的风景》，曾改编成电影《曼陀罗》），到改写日本历史的源平之争（即本书《源义经：镰仓战神》），一直到武士控制日本政权六百余年的镰仓时代、室町时代、江户时代，司马辽太郎的笔端纵横驰骋于日本历史广阔的空间中，留下了一部又一部杰出的作品：

- 《少年马上过》——伊达政宗的一生。
- 《箱根之坂》——北条早云的成败故事。
- 《新史太阁记》——描述丰臣秀吉的一生成败。
- 《丰臣家族》——以丰臣秀吉的外甥秀次及其他亲戚为主角的历史故事。
- 《最后的伊贺者》——以伊贺忍者为主角的历史小说。
- 《风神之门》——伊贺忍者猿飞佐助等人的故事。
- 《杂贺孙市》——以战国时代“杂贺党”奇人杂贺孙市为主角的历史小说。
- 《城塞》——描述丰臣秀吉的灭亡经过。
- 《关原之战》——决定德川家康命运的一次大战。
- 《战云之梦》——记述武将长宗我部盛亲的一生。
- 《徳川家康：霸王之家》——徳川家康的历史故事。
- 《山岭》——长冈藩家老河井继之助的故事。
- 《夏草之赋》——四国草莽英雄长宗我部元亲的故事。
- 《花神》——记述军事学家村田藏六的一生。
- 《斩人以藏》——描述19世纪初期一群有为青年。
- 《蝴蝶之梦》——歌颂幕府内西医松本良顺不屈之精神。
- 《浪华游侠传》——描述市井小民在变革时代中的故事。
- 《大阪侍》——武士岛居又七等人的一生。
- 《庆应长崎事件》——幕府末年与英国交涉经过的历史故事。
- 《北斗之人》——名剑士千叶周作的一生。
- 《王城的护卫者》——会津藩主松平容保的故事。
- 《岁月》——改革派江藤新平的成败故事。
- 《最后的将军》——末代将军徳川庆喜悲剧性的一生。
- 《幕末》——“樱田门事变”等暗杀者的故事。
- 《殉死》——乃木希典的一生。

在这些丰硕的写作成果中，还应该包括取材于中国历史的《战国时代群像》和《鞑靼疾风录》。

至于代表作《坂上之云》，描述了诗人正冈子规、军人秋山好古、秋山真之在明治时代的奋斗历程；《荣花海滨》则追述了白手起家的高田屋嘉兵卫戏剧性的一生。作品的读者包括男女老少，遍及各行各业，尤其是《荣花海滨》，更是日本企业界人手一册的名作。

三十多年间，司马辽太郎写下了跨越日本历史逾千年的人物。小说的主人公有天皇、将军、朝廷大臣，同时也有忍者、市井小民、商家等。日本作家田边圣子认为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为日本人开启了另一扇门，而文化学者梅原猛更是称赞司马氏的作品不仅丰富了日本国民的文学领域，更可用来教化国民。

《源义经：镰仓战神》是司马辽太郎历史文学中的一环。作者巧妙地运用其生花妙笔，对平清盛（1118—1185年）和源赖朝（1147—1199年）两家彼此斗争、赶尽杀绝的悲惨史实做了一番极为精彩的描绘。不过既然是小说，自然有作者自由挥洒的空间（例如源赖朝流放蛭小岛的二十年，在历史上几乎是空白）。

有关本书主人公源义经，最后被逼迫得走投无路，是否仅仅因为兄弟萧墙？何况源义经曾为其兄源赖朝立下不少汗马功劳，源赖朝何以如此无情？——这就必须对本书的时代背景稍加说明。

原来，平安时代（794—1192年）虽曾大量吸收中国的文物典章制度，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但后期却出现重重危机。皇室本身有“上皇”（退位后又执政）、“法皇”（退位而且出家信佛，之后又重新执政）的复杂问题；朝廷中则有“摄政”、“关白”（大约与“摄政”同权）干政（这些人大多是皇亲）；以及武将争夺权力（源平之争是个典型的例子）。在当时，京都以外的各地区纷纷冒出许多地方政府无法管辖的“庄园”，时间一久，这些“庄园”便各自拥兵自重。

在“源平之争”分出决定性胜负的1193年，胜利者源赖朝（也是全日本第一军事强人）挥军北上，在距离京都五百多公里的镰仓建立了另一个政权，即“镰仓幕府”。源赖朝刻意降低皇室和朝廷权威的用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又何必如此夸张呢？

不过，源赖朝的创举倒成为后来的足利家、德川家的良好榜样。然而，

在抵达镰仓不久，源赖朝不仅不能充分掌控局势（当时没有今日的通讯设备），还要充分留意朝廷的动静、平家残余力量等。此时，源义经却擅自接受京都方面“左卫门少尉”（近卫军司令）、“检非违使”（司法长官）的册封，这不能不使身为兄长的源赖朝心生畏惧，终于使出杀手锏，以免除后患——后来，也有历史学家认为这是皇室的“离间计”。另外，关于日本武士的生死，胡适也曾认为奉命切腹自尽的丰臣秀次“最悲壮动人”，这种死法是武士漂亮的“死法”（见董康《书舶庸谭》序）。

作者司马辽太郎除了让历史重现于读者眼前之外，似乎还想表达一些他的看法：在乱世，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要图生存谈何容易？而最悲惨的是刚刚浮上台面的武士阶级，似乎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注定是悲剧：曾经不可一世的平氏家族、源义经都是如此。包括源赖朝本身，他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政权，不久就分崩离析了（虽然他自己未曾看到这一幕）。

其实，司马辽太郎具有清晰的历史观。例如，在本书中，他对当时所谓的“血统崇拜”着墨颇多，很有见地。“血统崇拜”一直持续到19世纪，甚至现在的日本人多少也有此种想法。在本书里（见《四条圣人》），作者也指出：“平家之后，出现过源氏、足利氏、织田氏、丰臣氏、德川氏等统一的霸主，可是，他们全因看到平家的前车之鉴而产生强烈的自制心。”这也是一段耐人寻味的说词。

总之，《源义经：镰仓战神》虽然是一部外国历史小说，却非常值得一读。

◎ 目 录

导读：日本国民文学的旗手

——司马辽太郎的人与文学 /001

初
阳
之
卷

● 001

牛若（义经的小名）虽贵为源氏领袖义朝之子，但出生后不久，父亲惨死，美貌的母亲常盘因深得平家当家人平清盛的宠爱，才保住他们兄弟三人的性命。

但好景不长，失宠的母亲被迫改嫁没落的藤原氏贵族。七岁时，牛若被送到京都鞍马山寺院寄养，在那里受尽凌辱。之后四处流浪，辗转于关东、奥州。为了获得食物和住处，在稚嫩的少年时代，他经历了难以言尽的苦难。

所幸时机到来，这个日本史上千年难遇的战争奇才开始崭露头角。

逆
浪
之
卷

● 235

义经以轰轰烈烈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将木曾义仲赶出京都后，接着转战平家，在一之谷、屋岛奇袭平家的陆上阵地，最终在坛浦海战中，将平家几十位主将击落西海……

就在义经最意气风发的时候，毁灭之神却悄然到来。义经虽是军事天才，可是，他对政治的迟钝却到了令人感到悲哀的地步。对苦心经营镰仓幕府的哥哥赖朝而言，弟弟义经功高震主，如毒药一般对己不利。兄弟二人最终反目成仇。

附录：

源义经年表 /467

清和源氏系谱 /469

目
录

源之經

鎌

倉

戰

神

初阳之卷◎

初阳之卷

七岁时，牛若被送到京都鞍马山寺院寄养，在那里受尽凌辱。之后四处流浪，辗转于关东、奥州。为了获得食物和住处，在稚嫩的少年时代，他经历了难以言尽的苦难。

所幸时机到来，这个日本史上千年难遇的战争奇才开始崭露头角。

睡着等死的官差

京都是个繁华的贵族之都。

以下故事，就发生在这么一个古老的世界里。不过，人类的悲喜是古今皆同的。

一提到京都的一条坊门附近，大家都知道路旁有棵樗树。

在枝叶茂密的大树南面，有堵残破的围墙，墙内住着一个名叫藤原长成的中年官差，“一条长成”是大家对他的通称。

他还有个外号叫“睡着等死的官差”，因为他一脸穷酸相，不管何时遇到他，总是一副还没睡醒的样子。

他虽然姓藤原，可是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根本没有前途可言，直到四十多岁才好不容易当上大藏卿。虽然也是大藏省的长官，却不能算是贵族，只不过是个朝廷官差罢了。

“我恐怕一生都要这样睡着等死喽！”

这是他的口头禅，意思是不可能再有出头的希望，这辈子只有睡着等死了。

“可是，为了证明我曾经活过，我想娶个好女人。只要肯嫁我，什么女人我都愿意接受。”

因此，他四处托人，也曾向神佛祈祷（虽然很愚蠢），让人觉得他好像已经急得坐立不安了。

这么一个睡着等死的人，也是有朋友的。

那是个叫“指头法师”的邋遢男子。

此人虽然号称法师，却不是寺庙僧院里的和尚。他住在市井小巷中，打扮成法师的模样，每天从早到晚闲聊些与色情有关的事。

他也出身藤原家，跟小官差长成是表兄弟。虽然同姓，可是因血统卑微，所以年轻时连个小官职也谋不到。他原本住在五条附近，由妓女供养，到了中年才跑来领妹妹的遗产。

“不可以白白给他！叫他剃光头，缠上一块黑布，再供奉上妹妹的灵位，才能让他继承遗产。”

族里的人这么说。

因此，他便打扮成法师，成为一个领遗产的和尚。

有一段日子，雨连续下了好几天，指头法师向人借了辆网代车（外形如牛车，车顶与车厢两侧皆以桧木或竹片纵横交织而成），来到一条坊门拜访长成。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有人在吗？”

法师钻进土门。所谓“土门”，就是在围墙中间挖开的没有屋顶的入口。不知为什么，法师去别人都爱走土门。

“喔！是法师啊！”

长成正觉得无聊，便立刻邀法师进正厅——虽说是正厅，可是在前年的暴风雨中，屋檐已损坏得很严重了。

他俩铺上圆坐垫，相对而坐。

（这个人还是一副穷酸相！）

两人不约而同地这么想。

法师十分看不起长成的长相及“睡着等死”的性格，而长成对法师的处世态度也毫无敬意。奇怪的是，两人越是讨厌对方，却越合得来。

“我今天是有事情才来找你的。”

“真难得啊！”

“我给你带福气来了。不过不是跟土地有关，当然啰，土地可以长出五谷，我带来的这个福气也会生长东西。”

“是硬的东西还是软的？”

“当然是软的！”

“女人吗？”

长成发出令人怜悯的叫声。

“在我讲之前，先请我喝杯酒吧！”法师精明地说。

“喔！当然！我真是招待不周。”

长成也不叫佣人，自己就冲到厨房去准备酒，看来他相当兴奋。

藤原长成的心情，可以说十分值得同情。

去年，他的妻子过世了。

这应该是前途惨淡、毫无出头之日的长成大半生中唯一的幸福吧？因为他有了重新娶妻的希望。

(我也有迎娶好女人的机会了！)

他这么想着。

本来，男人只要长得一表人才，依照京都的风俗，可以拥有几十个女人。可是长成从年轻时开始，就没有被女人迷恋过。

结果，符合住进北厢房条件的女人——正房夫人，从来没有出现过。于是，二十年来，他就任由另一个像狐狸似的女人成为他的妻子，盘踞在此，还好她去年过世了。

(我这一生，总算还有光明啊！)

长成从那时起，开始有再娶的念头。

拿了酒回到座位上后，他急切地问：

“法师，快说吧！是什么样的女人？”

“不是处女。”

“没关系啦！女人难免会有过四五个男人的。”

“事实上，她有四个小孩了。”

“啊……”长成呆住了。

法师用手势制止他开口，继续说道：

“等一下！先听我说完。论姿色，就连汉朝的李夫人、唐朝的杨贵妃也比不过她！”

“法师，这么美的女人肯嫁给我吗？”长成脸色略变，但随即话锋一转，“要是有这么美的女人，就算她带来几个小孩也无所谓，都交给我来养育吧！是哪家的姑娘呢？叫什么名字？”

“你要是听了她的名字，可别昏倒哦！”

“该不会是关白（日本天皇成年后的辅弼官）那个离异的女儿吧？”

“什么啊！她只是无官无位的寻常百姓之女。”

“也好，我是不重家世的。”

长成当然无法注重家世，因为贵族家如果有貌美之女，一定会成为家

族升官的工具，这是当时很普遍的现象，所以贵族出身的美女是不可能下嫁到他这种小官差之家的。甚至族人来向他提的亲事，也都是一些相貌平凡的女人。

“总之，我已经确定选妻的方针了。与其拣拾同姓藤原却长相丑陋的闺女，还不如挑选隐藏在市井中的小家碧玉。”

“聪明！”

法师用力点点头。他是深谙人情世故的低级贵族，非常了解长成的方针乃上上之策——娶美貌的平民女子为妻，会生出美貌的女儿。若刚好让藤原氏的宗家或权贵子弟看上，那么，父亲也会有出头的希望。

“法师，你还没说她的名字呢！”

“听了可别昏倒！”

“这句话你刚才就说过了！”

“好吧！我告诉你——是常盘。”

“常……常盘？是‘那个’常盘吗？”

“是的！就是‘那个’常盘。”

法师冷静地点头，表情仿佛刚丢了颗石子到水池里，正等着看水面泛起涟漪。

“这……这可太毒了！”长成叫喊着。

他知道，常盘御前是京都内外排名第一的美女，这一点连在街头巷尾叫卖东西的女人都知道。

然而，“毒”这个字眼却不自觉地从他口中溜了出来。

他说得应该没错吧？常盘御前这个名字，给人的感觉就是——明明知道河豚肉很好吃，可是河豚的血却有毒，令人想吃又怕会中毒身亡。

常盘的母亲名叫关屋，由于她是混迹尘世的市井小民，所以常盘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常盘受到全京都人的注意，是在她十三岁的时候。

那一年，九条院进行选美。

贵族藤原伊通成功地使自己的女儿多子（九条院）获选为近卫天皇的皇后。为了庆祝此事，他想挑选一名绝色美女当多子的侍女。

（那是久安六年的事吧！）

长成回想着。

顶多不过是十年前的往事，可是，对藤原氏贵族而言，似乎像个遥远

繁华的梦。因为这十年来，由于平家、源氏这两派武家势力忽然抬头，京都不断发生战乱。后来，在平治之乱中，源氏没落，平家兴起，甚至进出宫廷，压制藤原家，独占了宫廷中的全部要职，平家甚至成为日本六十多个州的统治者。

(真像大梦一场!)

长成回想起着藤原伊通举办的选美。这场选美，是否象征着藤原氏贵族最后的繁华景象呢？在京都寻常百姓家中选出一千名美女，于其中挑选出一百人，然后再筛选至只剩十人，最后，从这十人中剔除九人。这千中选一的美女，就是常盘。

(选美闹得市井沸腾啊！)

十年前，长成也曾前去祝贺，在院子里看过常盘。虽然是年仅十三岁的少女，却已经美得如鱼篮观音再世，令人看了不禁屏息。

常盘的身份，不过是九条院多子的打杂女佣，是最下层的侍女。当时，藤原氏的权势强大到可以为了选一名帮小姐打杂的女佣，而使得整个京城都沸腾起来。

(谁会得到常盘呢?)

下级官差们议论纷纷。

而贵族子弟们则似乎故意不理会这回事。他们虽好色，但目标却同样是身为贵族的小姐。他们通常是不会跟打杂女佣扯上关系的。

“好像跟源义朝搞上了！”

长成在选美结束两年后听到这个消息。那时常盘已经十五岁了。

(身体都还没成熟吧?)

当时，长成曾垂涎不已地想着，却又对此事冷笑置之。

(这两人真是物以类聚啊！)

武家不是贵族。即使是源氏和平家的首领，也都只有卑微的官位。在藤原氏眼里，他们只不过是站着走路的狗罢了。事实上，他们也正像狗似的在藤原氏的权贵之门中进出，承担看门狗的任务；藤原氏只要回报一点小小的官位，就会令他们欣喜若狂。

当时，武家分为源氏与平家两派。

他们的势力范围划分得十分清楚——源氏拥有东国，擅长骑马作战；平家盘踞西国，善于海战与贸易。

源氏的首领是为义、义朝，平家的首领是清盛。

其实，他们也等于是流氓头子。

在法律上，也就是从国家制度的角度来讲，他们并不是统治各国武士的首领，“武士的首领”只是私下的称呼。各国武士其实都是地主，他们尊源氏、平家的首领为替众人争取利益的代表，驻守京都，为众人的利益辩护。于是，两派首领经常出入藤原氏贵族的府邸，尽力周旋，以便为地方武士争取更多权益。

所以，从藤原氏的立场来看，答应源氏、平家首领的要求，也可以相应地要他们在政治争斗中为藤原家出兵打仗。

(物以类聚啦!)

长成当时的想法是，源义朝就只配跟打杂女佣在一起。当然，一想到十年后的现在，经过保元、平治之乱，武家身价暴涨，平家竟然还一统天下，真是令人深切感受到今昔的差异。不管怎么说，源义朝和常盘在一起的那段时期，武家给人的感觉的确很类似“与打杂女佣同一阶级”。

但是，即使在那时，武家在军事上、财力上都比一般朝臣强。

他们还拥有很多女人。

长成很羡慕这一点。例如义朝的父亲为义，总共有四十六个孩子，其中甚至有些还叫不出名字来，不过，长子义朝与八子为朝，都可以说是较为出色的。

义朝好色不让其父。他跟常盘在一起时，才刚过三十岁，可是却已经有了好几个儿子，而且还是跟不同女人生的——

淀川沿岸桥本宿的妓女，为他生了恶源太义平；下级官差修理大夫范兼的女儿，为他生了朝长。此外，他在往返东国与京都途中，爱上了热田大宫司（神社的最高神官）藤原季范的女儿，她为他生下了赖朝。

(武家全都是有德者。)

长成如此认为。所谓有德者，不是有品德的人，而是有钱人的意思。

义朝似乎特别宠爱常盘。

他对常盘一直不曾厌倦，连续和她生了今若、乙若、牛若三个儿子。

牛若两岁时，源氏的首领义朝，以三十八岁的年纪英年早逝。

他死得很不寻常。在被后人称为“平治之乱”的政治争斗中，天皇、上皇、公卿与源、平两家分属两派。后来，源氏败给平家，义朝只得逃离京都，成为落难武者。不料逃到尾张之后，却被自己的家仆杀死，而且还是死在澡盆里。

(武家的世界实在残酷啊!)

长成回想起义朝的首级被人从尾张送回来，挂在六条河原的狱门前示